

百味人生

一位女医生的人生感悟
——承木兰 著——

都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一生中的这些水珠中，可隐约感悟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生百味，苦辣酸甜。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百味人生

一位女医生的人生感悟——承木

都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一生中，可隐约感悟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生百味，苦辣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味人生：一位女医生的人生感悟/承木兰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87-2612-0

I. 百… II. 承…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320 号

书 名：百味人生：一位女医生的人生感悟

著 者：承木兰

责任编辑：曹明生 于红漫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010) 66060275 电传：(010) 66051713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70mm×240mm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01 千字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序 言

世上万事万物皆有历史。

大如宇宙，有宇宙的历史。地球，有地质变化的历史。小如一条小溪、一棵老树，也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

当然，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历史。

伟人的一生中，可能充满着急流险滩、高山深壑，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深谷，万劫不复；如能胜出，则极目楚天，“君临天下”，不管这“天下”是大是小。

我乃小女子平民一个，一生中虽无甚惊涛骇浪、大起大落，却也不乏浪花朵朵，溅起过串串水珠；雪花片片，飘舞起缕缕情丝。

都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我一生中的这些水珠和雪花中，可隐约看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生百味，苦辣酸甜。

是为序。

目 录

◇ 遥远的童年	(1)
◇ 寄娘：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12)
◇ 校园趣事	(16)
◇ 有点儿文艺细胞	(27)
◇ 爸爸一席话，我当了医生	(32)
◇ 长兄如父	(38)
◇ 绚丽的大学生活	(44)
◇ 难忘的实习生涯	(55)
内科：“梅心=牛心”	(55)
肺科：请把你的口罩解下来	(58)
泌尿外科：一场空欢喜	(60)
妇科、产科：生命之门	(62)
生男生女	(65)
儿科：漂亮阿姨来——啰	(68)
精神病科：真假精神病	(70)
◇ 上海瑞金医院——我梦寐难忘的工作圣地	(77)
◇ 在遵义：噩梦般的岁月	(110)
◇ 终于病倒	(140)
◇ 难解难忘山东情	(160)
◇ 见证厦门	(213)
◇ 亲人篇	(233)



妈妈，我心中的圣母	(233)
凤英和阿金	(240)
爱屋及乌的婆婆	(244)
五个姐妹五朵花	(248)
◇ 师长·友人篇	(255)
解剖——张家瑜！	(255)
孙桐年教授：我的英语好吗？	(261)
非常时期的张姐	(262)
邝氏姊弟两教授	(266)
赵光胜教授：如兄长般的导师	(273)
徐德隆教授：“母鸡和小鸡们”	(278)
小黄和小方	(281)
晓琳的一生	(287)
中药，神了！	(289)
老罗	(293)
◇ 宠物与其他篇	(303)
狸猫咪咪	(303)
大白儿一啰	(305)
美女	(311)
◇ 缘·分	(316)
◇ 性的困惑	(329)
◇ 灵魂出窍	(336)
◇ 梦兆与人生	(339)
后记	(356)
附：论文	(357)
《易经》与医学	(357)

遥远的童年

——抗战爆发中出生

人山人海，人山人海啊！如浪滚、如潮涌，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地向江边的轮船挤去。呼儿唤女的、哭爹喊娘的，乱成一团，拼命地伸长脖子伸长着手，却总也够不到亲人的臂膀……

这是1938年3月的事。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民党政府当局要放弃首都南京迁去“陪都”重庆。无数大大小小的当官的、不当官的，包括平头百姓，只要能有一点办法，都千方百计要离开江南，走！到大西南去！到陪都重庆去。我的爸妈，随着红十字医院撤离，也挤在这汹涌的人流中。

终于挤到了江边。江边并排着几艘江轮。爸爸奋勇地向前挣扎着、拥挤着，一跳，他上了其中的一艘船。他伸长了手，要想拉着妈妈也能上船。可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吼声“呜——”轮船起航远去。舷边有些还没站稳脚的逃难的人，一个一个掉下水里。

妈妈用手紧拉住我的姐姐。我家的人力车夫紧拉住我的哥哥，和丫头阿桂一起紧紧攥着家里的行李，他们二人共同紧紧护住我的妈妈——他们的主母。我，则卧在母亲的腹中，那时，妈妈怀着我八个月。终于，我们这帮人上了第二条船，总算到重庆和爸爸汇合在一起。

于是，我在抗战的爆发中出生。生于重庆，起了个小名叫阿渝，大名叫木兰。父亲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像花木兰那样，替父从军，抵御日寇的侵略——那年头出生的女孩子很多都被叫做木兰、或慕兰，一个意思。多年以后，当我面临考大学选志愿时，爸爸又告诉我，为我



起名木兰还有一个意思：继承父志。他希望我即使不能上战场去杀敌，也能像他那样，当个好医生。这是后话。

——差一点送给别人家

我出生后还不满一岁，就又随家人辗转来到成都。成都，我梦中常想念的第二故乡，虽然在梦里有些场景总是那样如雾如霭，难显真面，却给我留下了桩桩件件难以忘怀的往事。

那段时间，我们家住在水井镇的一个像是四合院的房子。从大门口往里走，有一条长长的通道，我家住在最靠里面的左侧，共有三个房间。我家对门住有一户，是位国民党某军官的太太。军官难得回来，平日只有太太一个人在家。自我们家搬去后，军官太太对我喜欢得了不得，跟我妈妈说过多次：“承太太，你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了，这个女娃儿就送给我了吧。”此话说过一次两次好多次后，妈妈就说：“这要跟我家先生商量呢。”其实妈妈也想：战火纷飞的，如能把这小女孩送给一个好人家，也算是她的福分。谁知爸爸一听，就说：“再多也不送，再多也不送。”一边用两手横抱着我，向左向右轻轻地摇摆。此后，不论我当时如何哭闹，只要爸爸用这个姿势抱起我，轻轻摇几下，我便不会再哭了，还睁了两只大眼睛细细瞧着爸爸，一面咿咿呀呀地和爸爸“说”话了。所以后来妈妈常跟我说：“你只差一点点就送给了别人家，你以后长大了，可要好好地孝顺你爸爸。”

军官太太没能讨得我这么妹，仍然和我们家关系很好。那时候，国民党军官常发一些铜牌牌，供他们看电影，不用再买票。他们家经常大把大把地送给我家铜牌牌，我们家大大小小的便用这些铜牌牌，看了无数不花钱的电影。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许多美国著名的歌舞片如《出水芙蓉》什么的，当然也有国产片。兴许是电影看得多了——电影可是个综合性的艺术——开启了我的“唱歌细胞”。我在很小的时候，有些歌曲只要听过几遍，就会唱。比如《夜半歌声》中

的“空庭，飞着流萤……”，尽管唱的时候并不懂得何意，还会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加上我认为很到位的形体动作，边唱边舞。因此，傍晚或晚上常常是我“表演”的时间，而大人们也总能被逗得满心欢喜：“瞧这么妹，人那么小就唱得那么好，真不错。”

——“花生米”飞了

尽管四川是大后方，日本的飞机亦还是常能深入腹地，沿途狂轰滥炸。随着“呜——哇，呜——哇”警报声由空袭警报节节攀升成紧急警报，人们都倾城出动。城东的人向城西跑，城西的人向城东跑。扶老携幼、大包小裹的滚滚人流，惶惶如过江之鲫，匆匆窜动，向着他们心目中认为较安全的“那边”的防空洞投奔。但事实上，哪里的防空洞都不一定安全。那年头常有报道：一个炸弹在某防空洞洞口爆炸，坍塌的砖块瓦砾堵死了洞口，整洞的逃难者全死在里面。

我们家从不参与这种“逃难”。妈妈说过，与其一家人外出逃难被冲散、被炸死，还不如大家躲在家里，要炸死也一家子死在一起。

这天下午，照例的又是一次空袭，照例的有成百上千的平头百姓们惶惶然逃难。妈妈给了我一把油氽花生米，叫我只准站在门口看看，千万不可走开。我一面一粒粒慢慢地吃着花生米，一面弄不明白为何总有这样热闹的事情发生。忽然“哇——”我嘹亮的哭声引来了妈妈和家人们：

“怎么了？阿渝，怎么了？”我伸出胖胖的小手，指着一个向天上飞去的褐色东西——蜜蜂——说：“花生米飞了。”原来是我的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我去捡时却误触了旁边的一只蜜蜂，当然这“花生米”就要飞走了。这事，等我长到老大，家里人还常拿我取笑。

——赖福弟

住在成都水井镇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小玩伴，名叫赖福弟。



他家住在我们大院门口的左边。记得有一天，听得大门口有人大哭，我跑出去看热闹，然后慌慌张张跑回去：

“爸爸，爸爸，赖福弟死了！他们把他放在一块门板上，他的肚子鼓得大大的，还会一段一段拱来拱去地动呢。”爸爸说：“这是蛔虫性肠梗阻，如能早早驱虫，是不会死的。”

如今知道，四川人爱吃泡菜，尤其是暴腌咸菜。如果在还没来得及杀死菜上的蛔虫卵时就吃进肚子，就会得蛔虫症。而在农村中蛔虫病非常普遍，因此而引起的并发症也很多，如胆道蛔虫、蛔虫性肠梗阻，甚至肠穿孔、腹膜炎等。有些并发症在当时都是致命的。

——胡嫂之死

那时候，大批从江南到四川去的人，被当地人称之为“下江人”，有许多当地的妇女，在这些下江人家里当散工（即如今所称的钟点工）。当时我们家和陈伯伯家住在一起，两家合用一个散工：胡嫂。

且说这胡嫂三十多岁，寡妇，有一个五六岁的儿子。胡嫂来我家时总带着他，他也就和我们两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这天是星期天，我的寄娘、陈家姆妈和我妈妈一起，早上买了菜、肉等，和胡嫂一起忙着包馄饨，要为大家改善伙食。眼看着就要吃午饭了，馄饨已经一碗一碗地盛放在大方桌上，“呜——哇，呜——哇”警报声大响起来，这时，胡嫂的儿子却一反常态，拉着他妈妈的手，执意要回去。我们两家的大人都挽留她，而且空袭警报很快进展到紧急警报，要交通管制了。

“别走了，吃完馄饨等警报解除再走吧。”可不论如何劝阻，这儿子非拉着胡嫂哭着跳着要往外走。大人们看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叮嘱他们路上小心。胡嫂走了，约几分钟后，一个沉闷的炸弹爆炸声就在我家附近炸响。在这之前，我们这些孩子早被大人们赶在一起，有的让钻到床底下，有的躲在大方桌下，有的几个人共挤一处，头上盖

着一床大棉被。待到炸完过后，大家爬出来一看，这馄饨就没法吃了。一碗一碗的上面，满是被爆炸震塌下来的碎砖瓦块、灰尘、泥屑，汤汁淋漓，玻璃碎了一地，本就不新的房子被震得满目疮痍。待定下神，大家才想起胡嫂。

“坏了，胡嫂才走几分钟，好像应该就走到爆炸处附近呢。”

“快去看看。”我的寄娘和邻居们一起赶往炸弹爆炸处，但见断垣残壁之中，狼藉散布着一些在奔逃中被炸死的尸体。寄娘找呀找呀，忽然找到了胡嫂，她的一条腿炸断且飞起挂在一段破墙上，一手还死死拉着她那也已死亡的儿子。

胡嫂死了！大家唏嘘叹息。如果她听话，像以往那样拉警报后就留下不走，那就会和我们一样：今天暂时还活着。那么，今天她儿子执意不肯留，执意要回去，也就是说她母子今天注定命中该绝，谁知道呢？

战争是残酷的，顷刻间就造成成百上千的百姓死伤、家庭毁灭。但只要炸弹没炸到自己头上，能目睹飞机们在天空作战，却也是难得的眼福。尤其是夜晚，当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袭，国民党的战斗机，其中有一种是美国的叫“黑寡妇”的飞机，很快就前去迎战。它们在漆黑的夜空中打来打去，射出一束束红光。有时飞机被击中了，可以看到它拖着一条浓浓的黑烟向下栽去。有时还可看到飞机被击中后爆炸，炸成的碎片向四周飞散，却也好看。

壮哉空战！

——一跤跌成了两个嘴巴

在成都，那时我父母除自己开了一间私人诊所，父亲还兼着四川国立大学（如今叫四川大学）的校医。我的哥哥和姐姐在川大附小上学，我则在川大附设的幼儿园嬉戏。

那天课间，儿童们在操场上玩耍。我刚爬上滑梯，还没蹲下向下



滑时，上课铃响了。我身后的一个小男孩一面说：“快点，快点，上课了”，一面使劲把我向下一推，我头朝下直直跌了下去，正好将下巴碰在一块有着如刀般锋刃的大石头上，它把我的下颌骨横向一劈两半，形成一个比嘴巴还大的裂口。

小朋友们都吓得逃跑了，其中一个小孩把这事告诉了老师。老师一面叫人到姐姐的班上，让她赶快回家告诉妈妈“妹妹跌坏了”，一面把我抱到教师办公室。

他们把我放在一张大桌子上，大把大把地把水烟的烟丝——四川人爱吸的一种烟草——往我的伤口内填塞。他们认为这样能止血。

妈妈心急火燎地赶来了，她看见面色惨白的我闭着眼躺在桌子上，身上的衣服早已浸饱了鲜红的血。

“阿渝，阿渝，妈妈来了。”

“妈——”我睁眼看了一下，又乏力地闭上眼睛。

“还好，还好，神智还算清醒。”

妈妈把我抱回家（那时，我家离川大不远），直接把我放在手术台上，仔细地为我清创。从伤口内掏出了那么多鲜血浸泡的烟草！当清创工作做好时，爸爸下班回来了。爸妈二人通力合作，为我缝好下颌骨直至下巴的外表皮肤。

手术完成了，不过由于这个地方总得活动，说话啦、吃饭啦，加上我调皮可能弄脏了伤口，使伤口长期愈合不好，就像是还有一张“嘴巴”。直至现在，我的下巴内下侧还可见到一个约4公分的“第二嘴巴”的疤痕。

感谢父母，他们精细的手术，使我没有“破相”，不知道的人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苦中有乐

不论如何的天下大乱，老百姓的日子总是还得过的。富人有富人

的过法，穷人有穷人的过法。我们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生活在父母的爱心中，总也能时时感到乐趣的。

记得清楚的是，我们有时候跟着大人们一起外出挖野菜，我至今弄不懂那是为了调换口味还是经济困窘使然，但在这过程中我认识了许多种野菜。有时爸爸为我们做了几个“小网”，用来到野外扑蝴蝶、捉蜻蜓，然后把它们做成标本。还有时父母带着我们到公园里去放风筝，那可太开心了！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乘着微风，风筝们努力爬升，有时也不得不倒栽下来。不要紧，从头来……

直到长大了，我还会梦见放风筝的无穷乐趣。

有一次，爸爸带我们看足球赛，赛场就在川大的足球场。那次是一个美国球队和中国球队对踢，我不记得它们的更多资料。比赛很激烈，场上观众的喊声此起彼伏。我虽看不懂足球却也被那种气氛感染，时而随着观众的叫喊声叫着、跳着。忽然，两个队员间发生了冲撞——现在知道那属于犯规动作——跌倒的那个球员赫然露出了被踢骨折的白森森的小腿骨头！吓得我蒙上眼睛直朝爸爸怀里钻去。直到好多年以后，都不大敢看足球赛。

与2002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相比，这世界真的大变了样！许多事情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请看那些足球运动员们，每人小腿前袜子里面都有了一块长条形的护板，可以保护他们不至于再轻易被踢得胫腓骨骨折了。

——我失踪了大半天

四川人在端午节划龙船，我以为要比别处的更为好看。爸爸曾带我看过一次。他们赛龙舟时，一声令下，开赛了！几条龙舟同时竞发，同时，向水中抛出一只鸭子。且说这鸭子是事先在它的额头上拔去一撮毛，割开了一道伤口并往上搓了些盐的。这疼痛异常的鸭子一入水中，便没命地、飞快地向前游去。这时每条龙舟上也各有一条汉子高



跃水中，大家竞相前去捉这鸭子，当然，谁逮住了它就是胜利者，这鸭子也就归他。

然后，下一批几条龙舟接着再赛。

看龙舟赛时，现场那成千上万观众的热烈情绪，震天价响的锣鼓声、呐喊声，充满了激情和争斗的雄风，让我异常振奋。这一年，我早早就和爸爸约好，届时要他带我去看龙舟赛。

可是那天，妈妈病了，她卧在床上休息，爸爸自然不能再如约带我外出。于是，吃过早饭后，家里人发现：“阿渝不见了，她会不会一个人自己去看划龙船去了？”大家在附近找啊找啊，没有。“等等吧。”中午，早过了吃午饭的时间，我还是没有回家。这下急了，爸爸发动了院里所有可以动用的大人，出去找！可是哪里找得到呢？江边是根本找不到的，那里看龙舟赛的人山人海，无边无涯。再怎么高声大喊也敌不过群众看赛船的欢呼声、呐喊声和锣鼓声。

如此，找来找去的一批批大人们无功而返。

直到天色将黑，比平日吃晚饭还稍晚的时间，我自己回来了：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小脸上一脸的兴奋。妈妈一把抱住我：

“阿渝，阿渝，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全院的大人都出动了，到处去找你。”妈妈已是泪流满面。

“我没有走远啊，就在对门口，有个捏面人的捏了好多好多东西。有公鸡、有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一直看到现在。那师傅要回家了，我也就回来了。”

“以后不可这样一个人跑出去，出去前要和爸妈说清楚，大家都以为你跑丢了。”

“嗯，知道了。”我答。

原来我是在对门人家门前看捏面人。因为个子小，挤在人堆的最里面，所以找我的大人们谁也没瞧见我。但其实是谁也没想到我会就在对门口。

——美国军官“鸽子”

我的寄娘（我将专文写她）共有四个“干”女儿，我最小，老四。当时，大姐姐刚上金陵女子大学。大姐姐，大大眼睛，高高鼻梁，面颊总红扑扑的，加上唇红齿白，在我眼里真是个大美人儿。大姐姐认识一个美国军官（那时候四川有许多美国人），周末时间，这军官等人常开着一辆军用吉普，接大姐姐到他们军营参加 Party，大姐姐也总带着我一起去玩，她叫我喊他“鸽子”。“鸽子”很会说一些中国话。他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常常爬在他身上，揉搓他胸前深色的柔毛毛，弄得他痒痒，惹得一车人哈哈大笑。我知道大姐姐和“鸽子”很要好，他俩在谈恋爱。但是抗战胜利了。这胜利的喜悦也给他俩带来离别的痛苦。先是“鸽子”他们撤离中国回去了美国，后是我们都离开四川回到了故乡江苏常州。然后是大姐姐和“鸽子”漫长的通信时间，然后是新中国成立了，中美之间断绝了一切联系。大姐姐盼啊等啊，终于在三十好几岁以后放弃了等待，和别人结了婚。

我住在寄娘家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住在父母身边），曾亲眼见到大姐姐为“鸽子”而发生的情绪变化——久无信息时的忧郁和得到来信时的欣喜。直到以后的很久，我都在想：如果大姐姐最后能和“鸽子”成婚，应该是很美满的一对。

——抗战胜利了！

经过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作战下，在美、英、法、苏四大协约国第二战场巨大胜利的压迫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国人民沸腾了！到处是鞭炮声、欢笑声。满大街认识的、不认识，都笑着、跳着、互相拥抱。我们家和邻居钱教授家在一起聚餐。大人们喝了许多酒，然后醉了，然后爸爸和钱教授拥抱在一起跳舞。



我不会跳舞也跟着瞎掺和，在他们的脚边起劲地瞎跳。跳啊跳啊一跤跌进了一个装满清水准备洗衣服的大木盆。大人们把我拉出来，带着一身湿漉漉的水，还跳。

这位钱教授，是四川国立大学的一位国文系教授，和我爸爸很好。另外，因钱教授与其夫人结婚多年并无孩子，当知道我父母都是医生尤其我妈妈是妇产科医生后，就很虔诚地请我妈妈指导，反正是经我妈妈一番指导点拨以后，他们第二年就生了个男孩。于是他们给这个头生儿子起了一个和我的哥哥、弟弟排名的名字，并认我的父母为干爸干妈。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小弟弟——直到后来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工作时，这个在上海工作的小弟弟还去看望过我，这是后话。从那以后，钱教授夫妇又接连生了好几个儿女，不过都不和他家的大哥排名。

抗战胜利了，意味着我们这些“下江人”将要回归自己的故乡。一天晚上，钱家请我们全家到成都一家最大的餐馆去吃饭饯行。在那晚聚餐后不久还请我们看了场川剧，记得是《吕布与貂蝉》。川剧的精湛表演艺术深深地折服了我，使我终生都关注和热爱艺术。妈妈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银灰色的儿童呢子大衣，给我弟弟和“小弟弟”一人一件。钱教授的三妹——我叫他三姑姑的，为我做了一件大红软缎面子白羊皮里子的旗袍（那时候小女孩也都穿旗袍）。两家人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家欢”照片。总之，一件一件事情进行着，每件事都饱含着离愁别绪。

——生平第一次坐汽车、坐飞机、坐火车

终于离开成都，踏上了回故乡的旅途。

我们从成都到重庆是坐汽车，在重庆亲戚家住了几天后，由重庆乘飞机到南京，然后坐火车最后回到父亲的故乡——江苏常州。

在成渝公路的盘山道路上，时时能看到那种大转弯的公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几乎是一辆车就在另一辆车的头上行驶。一不小心就会车毁人亡。一路上，我们就看见好几辆出事故的车，有的歪着倒着悬

在路旁，有的干脆跌入深山峡谷。这情景，使我在小小年纪便深深体会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险。还好，上天保佑，我们家这一路没有出事。

由重庆到南京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那年头坐飞机可得要有点勇气——当然是父母要有勇气。因为飞机失事非常多。我们每个人都要先给照一张相，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照相——每人要填一张卡片，上面明确写上你姓甚名谁，何方人氏等必要的资料，各自戴在身上，以备万一飞机失事后可供亲人们确认和收尸——如果有尸可收的话。

记得我们乘坐的是架小飞机，可坐20多人吧。那简直是不能和今天这些高科技现代化的飞机相比了。上飞机前要求乘客不许吃东西，怕飞行中会呕吐。记得同机有一位女士不听，偏吃，后来在飞机起飞后呕吐得一塌糊涂。我们家自然是中规中矩不吃东西的，没人呕吐。飞着飞着，忽然机身变得沉重起来，直往下“掉”，使大家的躯体很难受，犹如今天坐进了一个劣质电梯快速下降时的感觉。只一会儿，就见机身的舷窗上结起了厚厚的白色冰花——江南毕竟比四川要冷得多。从机首走出来两个男子，其中一个金发碧眼的老美，他们两人从前到后走走、看看、摸摸、叩叩，然后由中国翻译向大家发布“安民告示”说：“我们的飞机遇上了一个寒冷的气旋云团，不要紧，再过一会儿会好的。”果不其然，在飞临南京之前，窗玻璃上的冰花出现了融化的迹象。用手指甲一刮擦，就可以看清飞机外的景象了。太美了！朵朵白云在蓝天映衬下悠然飘飞。慢慢地，如宽阔缎带般的长江和如棋盘格的田野及高低错落的城市民居就都看见了。

我们终于平安飞到了南京。

由南京到常州，我们坐火车。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孩子们无比高兴。坐火车太舒服了，不比坐汽车、坐飞机时动也不能动，我们在车厢里跑啊跳啊叫啊，饿了还有东西可吃。窗外飞舞着鹅毛大雪，大地无垠，银白一片，真美！在成都那么些年，我从没见过下雪。

终于到了，常州，我真正的故乡。